

朱子全书

朱子全书

淵鑒齋

御纂朱子全書卷五十八

諸子一

老子 列子 莊子

老子之術。謙沖儉嗇。全不肯役精神。

以下論老子

老子之學。大抵以虛靜無爲。沖退自守爲事。故其爲

說。常以懦弱謙下爲表。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。其

爲治。雖曰我無爲而民自化。然不化者則亦不之

問也。其爲道每每如此。非特載營魄一章之指爲

然也。若曰。旁日月。扶宇宙。揮斥八極。神氣不變者。是乃莊生之荒唐。其曰。光明寂照。無所不通。不動道場。徧周沙界者。則又瞿曇之幻語。老子則初曷嘗有是哉。今世人論老子者。必欲合二家之似而一之。以爲神常載魄而無所不之。則是莊釋之所談。而非老子之意矣。

伯豐問程子曰。老子之言。竊弄闔闢者何也。曰。如將欲取之。必固與之之類。是他亦窺得些道理。將來竊弄。如所謂代大匠斲。則傷手者。謂如人之惡者。

不必自去治他。自有別人與他理會。只是占便宜。不肯自犯手做。嘗曰。此正推惡離已。曰。固是。如子房爲韓報秦。攬掇高祖入關。及項羽殺韓王成。又使高祖平項羽。兩次報讐。皆不自做。後來定太子事。他亦自處閒地。又只教四老人出來定之。

問楊氏愛身。其學亦淺近。而舉世宗尚之。何也。曰。其學也不淺近。自有好處。便是老子之學。今觀老子書。自有許多說話。人如何不愛。其學也要出來治天下。清虛無爲。所謂因者。君之綱。事事只是因而

爲之。如漢文帝曹參。便是用老氏之效。然又只用得老子皮膚。凡事只是包容。因循將去。老氏之學最忍。他閒時似箇虛無卑弱底人。莫教緊要處發出來。更教你支梧不住。如張子房是也。子房皆老氏之學。如曉關之戰。與秦將連和了。忽乘其懈擊之。鴻溝之約。與項羽講解了。忽回軍殺之。這箇便是他柔弱之發處。可畏可畏。他計策不須多。只消兩三次如此。高祖之業成矣。

問楊朱似老子。頃見先生如此說。看來楊朱較放退。

老子反要以此治國。以此取天下。曰。大槩氣象相似。如云致虛極。守靜篤之類。老子初閒。亦只是要放退。未要放出。那無狀來。及至反一反。方說以無事取天下。如云反者道之動。弱者道之用之類。

楊朱之學。出於老子。蓋是楊朱曾就老子學來。故莊列之書。皆說楊朱。孟子闢楊朱。便是闢莊老了。釋氏有一種低底。如梁武帝。是得其低底。彼初入中國。也未在。後來到中國。却竊取老莊之徒。許多說話。見得儘高。新唐書贊李說得好。

義剛問原壤看來也是學老子。曰。他也不似老子。老子却不恁地。莊仲曰。却似莊子。曰。是便是。夫子時已有這樣人了。莊仲曰。莊子雖以老子爲宗。然老子之學。尚要出來應世。莊子却不如此。曰。莊子說得較開闊。較高遠。然却較虛。走了老子意思。若在老子當時。看來也不甚喜他如此說。問老子與鄉原如何。曰。老子是出人理之外。不好聲。不好色。又不做官。然害倫理。鄉原猶在人倫中。只是箇無見識底好人。

問老子道可道章。或欲以常無常有爲句讀。而欲字屬下句者。如何。曰。先儒亦有如此做句者。不妥貼。問三十輻共一轂。當其無有車之用。無是車之坐處否。曰。恐不然。若以坐處爲無。則上文自是就輻轂而言。與下文戶牖埏埴是一例語。某嘗思之。無是轂中空處。惟其中空。故能受軸而運轉不窮。猶傘柄上木管子。衆骨所會者。不知名何。緣管子中空。又可受傘柄。而開闔下上。車之轂亦猶是也。莊子所謂樞始得其鑲中以應無窮。亦此意。

以下論老子書

正淳問谷神不死。是爲玄牝。曰。谷虛。谷中有神。受聲所以能響。受物所以生物。

問谷神。曰。谷只是虛而能受。神謂無所不應。他又云。虛而不屈。動而愈出。有一物之不受。則虛而屈矣。有一物之不應。是動而不能出矣。問玄牝。或云玄是衆妙之門。牝是萬物之祖。曰。不是恁地說。牝只是木孔承筍。能受底物事。如今門櫪謂之牡。鑲則謂之牝。鑲管便是牝。鑲鬚便是牡。雌雄謂之牝牡。可見玄者。謂是至妙的牝。不是那一樣的牝。問老

子之言似有可取處。曰。他做許多言語。如何無可取。如佛氏亦儘有可取。但歸宿門戶都錯了。

問谷神不死。曰。谷之虛也。聲達焉。則響應之。乃神化之自然也。是謂玄牝。玄妙也。牝是有所受而能生物者也。至妙之理。有生生之意焉。程子所以取老氏之說也。

玄牝。蓋言萬物之感。而應之不窮。又言受而不先。如言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。契有左右。左所以銜右。言左契受之義也。

沈莊仲問常有欲以觀其微。微之義如何。曰。微是那
邊微。如邊界相似。說那應接處。向來人皆作常無
常有點。不若只作常有欲無欲點。又問道。可道如
何解。曰。道而可道。則非常道。名而可名。則非常名。
又問玄之義。曰。玄只是深遠而至於黑窔窔地處。
那便是衆妙所在。

張以道問載營魄與抱一能無離乎之義。曰。魄是一
魂是二。一是水。二是火。二抱一。火守水。魂載魄。動
守靜也。

專氣致柔。只看他這箇甚麼樣工夫。專非守之謂也。只是專一無閒斷。致柔是到那柔之極處。纔有一豪發露。便是剛。這氣便粗了。

郭德元問老子云。夫禮忠信之薄而亂之首。孔子又却問禮於他。不知何故。曰。他曉得禮之曲折。只是他說這是箇無緊要底物事。不將爲事。某初閒疑有兩箇老聃。橫渠亦意其如此。今看來不是如此。他曾爲柱下史。故禮自是理會得。所以與孔子說得如此好。只是他又說這箇物事不用得亦可。一

似聖人用禮時反若多事。所以如此說。禮運中謀用是作而兵。由此起等語。便自有這箇意思。

問反者道之動。弱者道之用。曰老子說話都是這樣意思。緣他看得天下事變熟了。都於反處做起。且如人剛強咆哮跳躑之不已。其勢必有時而屈。故他只務爲弱人。纔弱時。却蓄得那精剛完全。及其發也。自然不可當。故張文潛說老子惟靜故能知變。然其勢必至於忍心無情。視天下之人皆如土。偶爾其心都冷冰冰地了。便是殺人也不恤。故其

流多入於變詐刑名。太史公將他與申韓同傳。非是。强安排。其源流實是如此。

易不言有無。老子言有生於無。便不是。

多藏必厚亡。老子也是說得好。

天下有道。却走馬以糞車。是一句。謂以走馬載糞車。

也。頃在江西。見有所謂糞車者。方曉此語。

今本無車字。不

知先生所

見何本。

儉德極好。凡事儉則鮮失。老子言治人事天莫若嗇。夫惟嗇是謂早服。早服是謂重積德。被他說得曲。

盡早服者。言能嗇。則不遠而復。便在此也。重積德者。言先已有所積。復養以嗇。是又加積之也。如脩養者。此身未有所損失。而又加以嗇養。是謂早服而重積。若待其已損而後養。則養之方足以補其所損。不得謂之重積矣。所以貴早服。早服者。早覺未損而嗇之也。如某此身已衰耗。如破屋相似。東扶西倒。雖欲脩養。亦何能有益耶。今年得季通書。說近來深曉養生之理。盡得其法。只是城郭不完。無所施其功也。看來是如此。

以上語類
二十二條

寵辱若驚。貴大患若身。貴猶重也。言寵辱細故。而得之猶若驚焉。若世之大患。則尤當貴重之。而不可犯如愛其身也。寵爲下者。寵人者。上於人者也。寵於人者。下於人者。也是辱固不待言。而寵亦未足尚。今乃得之而猶若驚。而况大患與身爲一。而可以不貴乎。若使人於大患。皆若其將及於身。而貴重之。則必不敢輕以其身。深預天下之事矣。得如是之人。而以天下託之。則其於天下。必能謹守如愛其身。而豈有禍敗之及哉。老子言道之真。以治